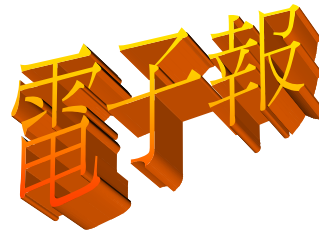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台灣愛樹保育協會

The Tree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Taiwan



出刊日期：2014 年 4 月 10 日

與我們聯絡 <http://www.tcst.org.tw> treecv@gmail.com

本期焦點：台中市砍殺受保護老樹全錄(來自一位樹保委員的心痛)。

編撰人：曾樸銳

影像紀錄：青海路老榕樹魂斷死亡現場記錄。

先前的紀錄：關於台中市青海路老樹遭砍事件。

來自日本的移樹實例：「ケンポナシの移植」関さんの森(大北宽 先生攝)
「200 歳のケンポナシ」関さんの森 (感謝大北宽 先生 拍攝及同意轉貼)

台中市砍殺受保護老樹全錄(來自一位樹保委員的心痛)：

台中受保護樹木自治條例公告滿一年，目前全市普查結果，總共 1604 棵可能受保護老樹(因為還要經過審議及公告程序)，目前已公告約 600 餘棵，其中有公告三棵是位於台中市青海路與光明路交叉口有三棵超過 150 歲的大榕樹，建設局搶在農業局公告前即進行斷根程序，明知為受保護老樹還以粗暴方式進行斷根，在農業局於 4 月底公告後，補送簡單的移植程序，在市議員的強押下強行過關，並於 103 年 5 月 17 日利用星期六假日期間，在沒有建設局官員在場情況之下，強行以怪手開挖移植，正所謂『只許州官放火、不許百姓點燈』。

一個議員的需求案青海路拓寬景觀改善工程，總工程經費 3900 萬一棵受保護老樹移植費用只編列 38,200 元，這是砍樹經費、這是一個倒垃圾的費用、這是一個讓人民憤怒的經費。每年選舉一到就有許多路平專案、許多的道路改善專案、許多的買票綁樁專案出爐……執行單位常因這些同黨候選人需求，在規劃不完善、在與地方溝通不完善、在限期執行壓力下(因為必須在選舉前夕完工)，囫圇吞棗的粗糙完工，在這些情況下許多的老樹成為受害者，我們痛心這樣的文化，筆者不是抗議建設，只是建設規劃細度要夠、溝通要足，才是我們要的建設。



因先前斷根時預留土球過大卡車無法載運，以挖土機進行切根。



樹根被挖土機強行扯斷，形成複雜性斷枝。



在先前截肢斷根後所生出一些保命的小枝條，被工人消耗殆盡。

(這不是樹木已活命的表現，乃是樹木將儲存於體內的養分，為了活命拚命長出，到新環境必須努力在長一次，不知體內還有無累積剩餘養分，可以再度存活)。



如此大的根系並無攜帶一絲的土球，這樣的移植程序看了令人心酸，
 市府官員是這樣對待我們的受保護老樹，窮人家嫁女兒也會多少給一些嫁妝，除了憤怒還是憤怒。



上了吊車超過交通安全規格。





因根球過大再度吊下卡車再切一次，人工無法將根切斷再以挖土機將其撞斷，看著一次又一次的殺戮過程令愛樹人心碎，市長常說：「**愛樹如愛市民**」，看了一天的殺戮過程之後，才知道原來市長是以此方式看待市民。



超大的老樹不帶任何土球，只蓋上遮羞布隨即上路。市府官員您在急什麼、您在趕什麼、您在氣什麼，老樹它與您有什麼仇恨。人民只是

要『**燈亮、溝通、路平、樹健在**』，這些簡單的願望在台中好難。

引發民眾的抗爭：

從早上開始的殘害樹木施工，在筆者接獲通報前往進行紀錄，並無官員在場，只是在筆者高聲呼喊警察請官員來，道養科科長才簡短發表砍樹決心隨即離去，只留下一群錯愕的愛樹群眾，顯示市府官員嚴重官僚心態，只想完成交付任務，不理人民想法。

10 位抗議群眾、10 位人民保母、10 位施工工人、1 位發表簡短砍樹決心的官員，構成一場慘酷的鬧劇，導演是有工程需求的議員，主角是三棵超過 150 年的老榕樹，幕後出資者是一群喜愛砍樹的官員，幫兇是民眾的冷漠，人民保母成為跑龍套的臨時演員，陪葬品是『**台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**』及『民眾的心碎』，無辜的波及者(失去人民的所託及信賴)：『台中市樹木保護委員會』『台中市農業局』，上映預計成果：台中市淪為老樹殺戮戰場及台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成為廢紙。



面對殘暴的施工態度，民眾只能以弱小身軀去抵抗粗劣的工人，人民保母成為圍事小弟，民眾被激起。



護樹的小女孩為阻止挖土機繼續殘暴砍樹根，不顧危險躍上大型機具以肉身阻擋，望著心碎的臉龐，不知地方父母官您有看到嗎，人民保母主演：拉人、圍事、蒐證、事後白色恐怖式的提告的跑龍套的腳色。

這種移植工法樹會活嗎？

樹木移植的意義在『情感的轉移、在於生命存在的的轉移、在於對自然的尊重、在於對樹木對於人類貢獻的歉意、在於侵占它的土地的一份補償』，所以須以『請』來執行，關於建設部門只會說他有保固一年，所以隨他自由執行，筆者深不以為意，若您家人到醫院醫生對待是非常粗暴的方式，而醫生表示死了有保險會賠，您能接受嗎？或許您會說他是我家人，但樹木在一些愛樹人士的眼裡何嘗不是。

在台灣這樣好的環境以榕樹的生命力，雖然裸根、高熱溫度及主幹切到只剩少許，依然有存活機率，這棵是受保護樹木，若移植計畫失敗，就失去了對「保護」的意義，若整棵樹只活一小部分這算活嗎？(公

園看到的情況相當多)，既使勉強活了易得移植癡呆症、既使勉強活了易得受真菌攻擊(市府廣場老榕樹得褐根病死亡)詳見下期電子報。

全場錯誤之事：

- 一、明知是受保護樹木依然強行斷根：幾回與建設局主管談及本案皆是抱怨為何不早一些時日公告，顯示其知其法只願鑽法律空窗期的粗糙執行公務的官僚心態，叫市民如何守法。
- 二、議員施壓移植不經樹保會：這是台灣的通病，議員、立法委員通常並非守法之人，人民若無自覺台灣如何進步。
- 三、大型主幹切之而後快：為了節省運送預算、為了符合交通法案的規定，不管多大樹木皆切成相同規格(卡車尺寸)，或許建設部門會說這樣移植費用太貴，一切只以成本效率為主，顯示我們還沒進化。
- 四、移樹工程並無通知農業局：依相關規定受保護樹木施工前需知會農業局。
- 五、斷根作業形同虛做：二月份所執行的斷根工程，從現場看來有長出一些根毛，在這次挖掘過程中全部讓挖土機給殘害殆盡。
- 六、傷口不平整：樹根被挖土機所剷除，所以形成不規則的斷痕，造成大面積的腐朽菌進入的孔隙，加劇病原菌的進入。
- 七、未帶土球：樹根需要泥土的保護，現場看到的是完全裸根之情況。
- 八、土球未進行綑綁：因為深怕挖掘、搬動、吊運等過程土球破裂，所以須以麻布包紮，以維持土球的完整性。

難道只剩砍樹一途：

這一陣子台灣風起雲湧的護樹抗爭活動，『大巨蛋護樹活動』、『江翠國中抱樹運動』．．．形成了公務執行單位莫大的執行壓力，也

讓整個工程進行停滯，最重要的是民眾對政府的完全不信賴，社會間只存在砍樹與護樹二個極端。其實只要加強溝通、只要使用好的設計、只要相互尊重依然可以找出兩全其美的方法。

在日本砍除、移除樹木皆會辦公聽會，受保護老樹更不用說，會請專家進行說明，此時樹木醫師的角色就非常重要，在台灣執行單位為了省事，只和里長、議員溝通，隨即展開工程，又常常因為民眾抗爭造成工程停擺，政府威信蕩然盡失。

協會顧問 山下 得男副會長，是位相當關心台灣樹木保育地樹木醫師，曾在 2011 年 10 月 6 日協會在台北舉辦『台北城市綠美化暨文化老樹健診及保育工作演講活動』，義務擔任講師，又在二次阿里山櫻花義診活動擔任副團長，在日本的移植案件，**関さんの森「ケンポナシの移植」**，這是一棵 200 歲的樟樹，因為道路要經過可能會將樹木砍除，經居民請願後開發公司決定以移植方式處理，所以特別請山下副會長主持這項移植工作，當移植工作進行至最後的階段時，市長、樹木所有者、居民皆被請來一起為老樹搬家，就好像家人、鄰居搬新家一般，以認真、用心及專業態度之下為老樹移到新址，這是令人感動的一幕，也希望台灣能以技術來解決分歧，讓社會更和諧。

副會長的移樹實例：「ケンポナシの移植」関さんの森
「200 歳のケンポナシ」関さんの森

特別感謝日本的朋友大北 寛 先生，同意他的攝影大作轉載在協會電子報上，分享這一份來自遠方的感動，今後這一份感動在台灣這片土地生根是筆者需要努力之處。

結語：

一個成功的案件須仰賴 20%的技術、80%的業主態度，台中市政府官員的態度，台中樹木保育無指望。讓官員、議員遵守法律是相當難的一件事，也是筆者需要努力之事。發生這件事後有朋友希望我辭去台中市樹保委員一職，這讓我深思了好幾天，但想及施政者的霸道，若我辭去也失去最後一份心力為樹木，所以最後還是決心與官僚系統繼續奮鬥，為樹木伸張正義。今後筆者必須更加投入教育部分，畢竟這些亂象需要以教育來解決。